

# 樹

## 的 故 事

溪澗的流水潺潺，山谷的陰風習習，這是人烟絕少，人跡罕至的森林——密密重重的林木遮蔽了整個半天，樹蔭一片，寒氣逼人，偶而可聽到不知名的昆蟲，吱喳地叫了幾聲。

天上的雲彩薄薄的，太陽披開雲靄的窗簾探頭出來，露出溫暖的面孔，世間許多男男女女，奇奇怪怪的事也都映在他的眼簾。

「大樹伯，大樹伯，請你掀開一些枝枒，讓我得到一點陽光好嗎？我從坐下就沒見過太陽的面孔」。一棵小樹搖著枯萎的葉片，畏怯的說着，顯出乞憐的樣子。

大樹睥睨了小樹一眼，不加理會。

小樹仍低聲下氣的請求：「大樹伯，請你可憐我吧，如果再得不到陽光，我的骨頭會縮萎，面容會憔悴，我也壯不起來了」。大樹不耐煩的哼了一聲，仍不理睬，小樹感到很委曲，默默地也不敢再作聲。

× × ×

一陣涼風拂過山谷，雜草簌簌的響着，小樹老想訴冤，但風兒却一陣子地溜跑了。於是心中益覺

筋骼受縛，心頭鬱抑，看著大樹舒卷自如的枝葉，高挺的軀幹，心裏不禁地羨慕，忍不住又哀求起來，這回大樹很不高興地斥着：

「告訴你吧！就是每天讓你看到太陽也不過如此——又小又矮。還吵什麼的！」

小樹默默的不敢望大樹一眼，大樹本想繼續再說一頓，正巧這時飛來一隻羽毛燦然，服飾漂亮的孔雀，大樹無暇罵人，立即展開龐大的手臂，換上一副可親的笑容歡迎。

孔雀獻媚地說：

「大樹兄，你碩狀的骨幹，翼然的枝葉，屹立不動的站在這個世界，啊！你真偉大」。

這時一陣風吹過來也附和地稱：

「你真是樹王之王」。

大樹很高興的笑了，婆娑地舞起枝葉，顯出雄偉的英姿。

風過去，孔雀也飛了。大樹還陶醉在剛才那片譽聲裏，沾沾自喜。他輕視地看了小樹一眼，忖道

「我的力氣有什麼人知道？終有一天我會頂住太陽，讓世人對我膜拜」。

小樹查言觀色，蠻以為今天大樹心意特別爽快，所以又從樹底微微發聲：

「大樹兄，大樹兄，你真偉大，你永遠是我們的王，你地下的根盤據千里，一定能讓一點地方給我揷足立根的。……」。

大樹被這微聲擾醒了午睡，哼了一聲，不屑地對小樹掉幾片枯葉，又睡去。

× × ×

天氣非常惡劣，滿空佈著黑沈沈的濃雲，濃雲化成一陣豪雨，轉來了一場颶風。整個山谷是陰風怒號，落葉半天價飛，彷彿是鬼哭神啼，大地已開始震憾了，施暴的颶風一點也沒有斂肆的意思。

大樹被吹得有點頭目昏眩，失辨了南北方向，骨骼也吱吱呀呀響得有點離譜，每次狂風衝來，他的根就受到不支的威脅。小樹也起了惶恐，但他認為大樹是可靠得住的。

「喂！注意！拉着…」一陣空前未有的強烈颶風撲衝過來，大樹急促的叫了一聲。——小樹覺得自己被擊昏，失去知覺，冥冥中似乎是世界的末日到了。

× × ×

當他醒來，看見大樹龐大的身軀正橫臥山谷，盤錯的粗根朝向天空，而自己竟屹然沒倒，不禁嘆了一口氣，搖搖殘缺的枝葉，不知說什麼好了。